

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

青楼卷

李国文 主编

主笔

李国文

叶楠

赵致

储福金

苗长水

叶广苓

晏子

晓雷

宋词



三秦出版社

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

青楼卷

主编 李国文

主笔 李国文 叶楠 赵玫
储福金 苗长水 叶广岑
旻子 晓雷 宋词
~~徐剑铭~~

三秦出版社

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

青楼卷

主 编 李国文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
电 话 (029) 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安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625
字 数 294千字
版 次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143—6/I·39
定 价 19.00元

序

——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文学对话

陈忠实

一些研究家认为，以入世的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中国叙事文学史传体压倒以虚构、想象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偏狭，说白了就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不够发达，晚生、幼稚等等。我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也缺乏对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小说发展史的对比性研究，不便妄加臧否。而从创作和阅读的一般规律和常识性方面判断，史传体叙述，如《史记》等，未必就没有虚构和想象，未必就是历史生活的记录，尤其在人物语言和生活细节方面，否则鲁迅就不会在称颂《史记》为“史家之绝唱”的同时，又称其为“无韵之离骚”，就不会既是史学之经典，又是文学的经典。然而正宗的虚构小说的发轫成形，是从“唐传奇”开始，经过漫长的发育过程，终于形成了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两个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在它的第二个高潮里终于结出了《红楼梦》、《聊斋志异》这样硕大无朋的小说果实。它们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思想文化宝库中永恒的瑰宝。

试想如果没有《离骚》、《史记》、《红楼梦》，先前的中国人和当今的我们将会多么寂寞和孤独。所以文学永远是一个安慰人的心灵滋润精神的神圣事业，在社会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当代生活里，文学依然神圣。如果单就小说而言，无论是完全虚构无论是以写实为主，总是记录下来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的画面，包括那个特定的时代里人的思维方式，道德规矩，经济形态，生活理想，生活习俗，以及审美观念等等。

我很敬仰中国古代职业的业余的、有名的无名的小说家的创造活动，这种钦敬之情决不因今天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以及小说观念小说方法的进步和成熟而有丝毫的减弱或矫情，反倒因为对小说创作这种劳动的不断加深的理解和感受而愈加钦敬和崇拜。从作品的角度看古典作家，可以感知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作家的思维方式，审美心理的表现；从作家的角度看作品，它们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思想价值是给定了的，后来的读者有新的发现的权力，做种种阐释的权力，但却永远无法将它们所没有的东西再加补于它，那怕是明显缺憾，永远也不会改变。这大概就是文本化、形式化了的文学典籍的一大特征。

然而，文学典籍、古代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事件，它的独特的文本魅力，却像一切历史事件一样，会不断地对后人产生强大的感召和启迪的力量。不单是后人要不断地研究历史、阐释古代文学的因由，也是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要通过那个时代时兴的艺术形式如戏曲、小说、绘画、音乐、电影、电视复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原因。古代小说更多取材于民间社会的民间传说，它们不啻在统治文化思想之空隙表现着那个时代人民的愿望和心理，鞭挞邪恶，伸张正义，而且表现了人类许多共同的话题，即如人性、人与人的关系、爱情、理想、人格意志、同情、善良等，所以它们所提供的故事和人物，更常常成为具有共同追求的后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原型。唐传奇，宋元话本与元杂剧，近现代昆剧、

京剧、秦腔等之与《水浒》，《三国演义》，乃至有“三国戏”、“水浒戏”之说，都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当今各种改编风更是方兴未艾，小说、电影、电视自不待说，即是流行音乐也时有脱胎于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的。为了满足人类自觉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总是向前看的，然而可能更有某种说不清的因由，向前走向前看的人有时忍不住要向后看，从历史典籍或历史故事中寻找更为合理的人类行为和情感模式。把历史题材热、改编热、寻根热简单化地看作是逃避现实背对现实，未必切合事情本身的实际。

三秦出版社《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这一套书，更是一个独具新意独具创造性的策划。由活跃于当代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家，对经心挑选的古典短篇小说进行新编或者说再创作，将原先几千字甚至只有几百字的小说新编为几万字甚至十几万字，这其中的某种神秘感就足以使人掀卷探幽。对原来固定的故事和人物进行新的创作，无疑是一种有利的基础又是一种限定思维的框子，类似于戴着镣铐舞蹈的残酷，然而也是一种新鲜的撩拨作家情趣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古典作家与当代作家之间进行的以语言为子弹的“战争”。参加故事新编的作家们的思想气质，文学个性，艺术思维方式的差异，更增加了这场“战争”的丰富性和广阔性：擅长于编织故事情节的作家，将给一般来说比较单纯简练的古代小说增添多少曲折与坎坷；擅长于描写社会风俗画面的作家，将如何天衣无缝地置古代人物于一个更为鲜活的社会文化环境；擅长于人物内心刻划的作家，将赋予人们熟知的相对扁平的古小说人物以怎样活泼泼的心灵；擅长于揭示人生哲理生活哲理的作家，将从那些古代人物的沧桑之中开掘出怎样的新鲜的话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的才华的一次大展示，是跨越了几百年乃至千年时间和空间的一次思想观念和艺术思维方式的交汇与交流，确有文学贯穿古今的快乐与酣畅，当代作家与冥冥之中的古典作家的灵魂的关于艺术的对

讲。

透过这些新编的故事，我和读者肯定可以看见当代作家心灵和精神映照在那些古本上的灿烂之光。

1998.1.16

西安

目 录

序.....	陈忠实 (1)
情迷记.....	李国文 (1)
瑞 云.....	叶 楠 (48)
长风落尽.....	赵 玫 (84)
玉堂春和王景龙	储福金 (135)
帮 衬	苗长水 (171)
李娃传	叶广岑 (209)
岁月如风	旻 子 (238)
紫燕钗	晓 雷 (272)
断肠草	宋 词 (309)
红颜一怒	徐剑铭 (350)

11-54

李国文

情 迷 记

报馆的辛修甫在他棋盘街书局的楼上，编撰之余，和同事王小屏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

陈海秋走了进来，穿着光鲜，并不落座，就对这两位在堂子里认识起来的玩友说：“走，走，我请二位主笔到西鼎丰林媛媛那里去吃花酒。”

辛修甫望了望窗外热烘烘的阳光，和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便提不起多大兴致。“三伏天，实在懒得动弹呢！”

“修甫兄，你要不肯赏光，小屏自然是不去的了，只当捧个场了，帮帮忙啦！”

王小屏有些不解。“海秋，你不是跟观盛里的姚彩霞挺来得来嘛，怎么又往林媛媛身上洒钞票？”

他解释道：“我这不是跳槽，彩霞这一节歇夏，我一个月贴她二百块钱，不做生意。所以，林媛媛那里便走得勤些了。”

辛修甫脸上有一丝看不出来的笑意，王小屏接着问他：“海秋，你当真掏二百块包起她来？”

“那还有假，我哄你干嘛！”

“这就是说观盛里那儿，只你一个客人走动了。”

“这是讲好了的，我帮衬这点钱，除了我之外，只许一两个熟客还来往，其他是一概不接的。”

王小屏鼻子里哼了一声：“按理说，你掏了钞票，她就不该再走别的客人。像那位潘侯爷，把个花婷婷包定，两千甩过去，约法三章，便不许再有一只雄苍蝇进她的房间。”

“人家的腰有多粗——”陈海秋说：“你哪里知道，我这二百块钱一个月，哪够她挥霍？她给我算了账，房租，伙食，坐夜马车，吃大菜看戏，还有相帮娘姨的工钱，至少也要七八百块，我这区区之数，哪里包得她的全部用度？”

“这些女人，生来就是花钱的，这就是修甫兄文章里的话了。”

陈海秋不愿再谈下去，拦住了他的话头：“走吧走吧，今天礼拜六，我们先到张园坐会儿去吧！”

因为那里有很大的草坪，很浓的树荫，很雅的茶座，是个很不错的去处。上海滩上的名流，大亨，老板，寓公，出头露面的交际花，招蜂惹蝶的红妓女，油腔滑调的小白脸，三教九流的青红帮，都云集在那里，辛修甫觉得这个提议很好，省得在书局里闷不通风的房间里，跟自己过不去。于是，三人坐在陈海秋的马车里，往张园驶去。

到了那里，正是夕阳西下的傍晚，微风吹走了一天的暑气，凉爽宜人。那些同他们一样来纳凉的人，也陆陆续续地进场。陈海秋找了一张桌子，邀他俩坐了下来，品了一会子茶，来人渐渐多了起来，三三两两地从他们面前走过。有识得的，点点头，说上一两句，有不识得的，横竖都是风月场中见惯的面孔，莞尔一下，也就罢了。

忽然，王小屏拉了辛修甫一把。“呃，你看你看——”这时，从旁边走过来一男一女，很是亲热。那女的倒也有些姿色，二十

来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白官纱衫，玄色的外国纱裙，里面衬的是淡妃色的金闾纱裤，脸上不施粉黛，只是薄薄点了一抹胭脂。辛修甫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但有些眼熟。只见这女人，两只火辣辣的眼睛，瞟着身边的那个男人，任是看不够的样子，旁的都不在意。而那个男人却骨碌碌地四围看着，正是那挑起的眼风，辛修甫马上记起他是谁。“这不是天仙戏院里的武小生廉小福嘛，我看过他的戏。只不知那女的是什么人？”

王小屏轻声对他说：“你怎么不记得，她就是东尚仁的姚月仙，才嫁给电报局宣总办作姨太的。”

“哦，是她——”辛修甫想起来也曾是他朋友玩过的一个倌人，一块儿吃过花酒，怪不道有些印象，敢情找了一个有钱的总办从良了。“好好的嫁了人，还怎么跟一个戏子胡混？”

那姚月仙好像也记起这个盯着她的先生，大概是个熟客，掠了他一眼，但一看辛修甫不以为然的神情，也就不想同他搭讪了。辛修甫是风月场中的惯手，他知道她眼锋避开去的缘由；其实，在这个场合，有的是像她一样卖笑为生的女子，有的甚至还不像她这样曾经红遍申城，最后嫁了一个有钱有势的老头，有个好归宿，好靠山呢！但那些倌人所以愿意离她远些，觉得她带着一个唱戏的角儿出现，有点不合行规，婊子姘上戏子，正经的嫖客就看不大起的。偷着瞒着可以，怎么能光明正大端出台面呢？

看得出来，这女子努力做出不在乎的样子，似乎说，你们不理睬我，我也大可不必去巴结你们，倒是跟廉小福靠得更紧，有说有笑。那些一般游客，虽不认识姚月仙，更不知她在堂子里当红过的来历；但对廉小福这样有名的武小生，夜夜在天仙舞台唱戏，却是认得出来的，自不免点点戳戳，在身后窃窃私语。

凡戏子，尤其出了点名的角儿，天天在台上热闹惯了，几乎忍受不住冷清，这是本性。要是隔三差五不在社会上造些什么新闻，弄出些什么事件，平平淡淡，了无声息动静，就像经霜打过

似的发蔫了。所以，这种人最经不起起哄，越哄越有精神，台下一喊好，一阵呱呱呱呱的巴掌拍过来，马上骨头发轻，便抖擞出全副力气。廉小福发现人前背后，有人打量着他，议论着他，便不由得左顾右盼，神彩飞扬，走起路来，连脚跟都不落地了。

姚月仙本是张园的常客，无论过去做红倌人，陪着有钱有势的嫖客来赛马赌狗，还是嫁了人以后，跟着电报总办前护后拥地来看球听唱，谁不礼敬她三分呀？现在，熟人们尽量离她远些，连招呼也不打，甚至跑堂的也不笑脸相迎。显然，婊子本是不正经，再跟戏子搅在一起，那在别人眼里，岂不是无耻之尤了吗？于是，她扯了一下那个忘乎所以的廉小福，“咱们走吧！”

“这不刚来。”

“找个清静地方吃大菜去！”

“时间还早呢！”

她拉着他那戴着翡翠戒指的手，朝台阶下走去，就冲着这女人送给他的这只全绿的翠戒，也不好不随着这位姨太的心意摆布。

见她和那个正当红的武小生，在人群中消失，辛修甫叹了口气：“怎么能够大明大白的跟戏子，同出同进地在一起呢？”

“病！”王小屏也摇头。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陈海秋用一种精于此道的口气说：“从前堂子里的倌人，都还懂得一些自爱，若是有一个倌人婊了戏子，婊了马夫，都当作唯一无二的耻辱。不但做客人的，瞧她不起，就是同辈姊妹里头，也都把这个人看作丢脸的事。如今的倌人，做出这种事来，非但没有一丝儿惭愧的意思，还得意洋洋，十分高兴。所以，有些二百五的女人甚至说，兴你们男人玩女人，就不兴女人玩男人嘛！轧姘头？我就是找这份快活，又怎么样？今非昔比了，老兄！”一番话说得二人不禁摇头，也算是风月场中的得意过的二位主笔，不禁叹息，时下上海滩上这些混事的倌人，跟早先是不怎么一回事了！

二

夜色渐渐浓起来，他们从张园踱出，找到马车，一直往西鼎丰驶去。到了林媛媛的院中，陈海秋忙忙地写起客票来，打发人去请别的妓院里的熟姐妹和她们的客人。这也是妓院里的一种应酬，这回请了，下次回请，东家请了，西家再请，请来请去，横竖嫖客作东，大家一块热闹。而且每家妓院里的烧饭娘姨，都能烧出几道拿手的菜，慢慢地也有些名气，便想着法儿点着吃。

被请的人抱着陈海秋的面子，不能不来，加上林媛媛正在走红，她赏你脸，更不能不来，其中有的甚至是她做过的相好，自然应邀而来，但都一个劲地嫌这天气。吃起酒来，也就没有多大的兴致，略略地坐了一会，说了一回上海滩上的风月闲话，看看自鸣钟敲了九点，便谢了主人，散席离去。

辛修甫想着回去也没有什么事情，便拉着王小屏和陈海秋到天仙去看戏。

“这般天气，到戏馆里头去听戏，可不是自己找苦吃么？”这两位都有些怠懒，碰上一动就是一身汗的热天，就兴味不大了。

“包厢里头看戏的人少些，又有风扇，我们只要去包他一间厢就是了。”

王小屏摇头，陈海秋道：“礼拜六，只怕包厢早已满了。”

“不妨的，夏天比不得冬日，戏园里一定不至于十分拥挤。”

“也好吧！”王小屏忽然笑道：“廉小福恰巧是天仙里头的头牌武生，既然姚月仙跟他有一腿，少不了要去捧他的场，那台上台下，眉来眼去，没准倒比正戏好看咧！”

陈海秋说：“好主意！”这几位都是生怕日子过得不够尽兴的玩家，便辞了林媛媛坐车往天仙戏院赶来。

辛修甫是戏馆的常客，自有认识的案目，走上前来张罗，不悻地打千问好。“辛老爷许久不曾光顾了，怪想念你老人家咧！”

“不用油嘴刮舌，可有全间的包厢？你是知道我往日来看戏的规矩，不喜欢身边坐着陌生面孔的。”他主报馆的笔政，说上几句好话，戏院的票就好卖些。

那案目弯背恭身满面添花地道：“别人来是腾不出来的，如今辛老爷要，敢不遵命？”便引着这三位先生上楼，果然让出一间包厢，请辛修甫进去，跟着招呼茶水瓜子毛巾戏单侍候。

看那戏单上排的是廉小福的《长坂坡》，谢月亭的《四郎探母》，小连生的《四进士》。台上已经做到一阵风的《泗洲城》，好不热闹以后，就是小连生出场，唱做甚是精神。随后该是《探母》，手锣一响，谢月亭缓步出来。辛修甫素来闻得他的声誉，虽然刚出道不久，但倒很有台缘；一亮相，那一脸清秀俊美的模样，那两眼自如从容的神采，便得了个满堂彩。而他一张嘴，嗓音高亮，字正腔圆，那几句摇板，更是把杨延辉那十分沉郁，无限苍凉的心情，都唱出来了。一听，便晓得是正经科班出身，一声声，一句句，把听戏人的心唱动，泪水也涌上来。

“真是名不虚传！”辛修甫不由击节赞赏。

陈海秋心思一向全用在馆人身上，不如他俩迷戏，但也佩服谢月亭唱做念打，煞是不凡：“想不到功夫如此老到，而且扮相也确是很俊。”

“他老子也是行里人，科班加上门户，这才调教得出来的。”辛修甫话未讲完，早被戏园里的鼓掌声，叫好声压倒。尤其楼座里好几位年轻的太太小姐，显然专门捧他的场来，还没唱完时，就忍不住地喝彩，此刻更是舒展玉臂，往台上扔花手绢，甚至探出身去，把那半袒的酥胸挺出来，娇声引逗，巧笑逢迎，那一副妖娆冶荡的样儿，说她们是人家人吧，又实在不正经，说她们是堂子人吧，又不像是吃这碗饭的。辛修甫说：“天再热，胸也不能露到这等程度！”然后摇头叹气：“上海这地方的风气，怎么坏到这般田地，也浪得过分点了吧！”

王小屏招呼堂倌斟茶，“你也不必少见多怪，辛兄，如今不论什么人家人，还是堂子里头的人，吊起膀子来，都在戏馆里头。不讲究偷偷摸摸了，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不是女人不要脸，而是女人们觉得这本是无所谓要脸和不要脸的事。你看看，那位太太手绢里包的是银洋，要不怎么在台板上砸出声响来呢？你不见那检场的喜不孜孜地过来拾起，还替谢月亭谢谢她嘛！”

“这是哪一位啊？模样儿也还可以呢！”陈海秋问。

“看不太清楚！”王小屏分辨了一回，也没认出来。

“有日子不进戏馆，戏馆里的花样，众目睽睽之下，尽比堂子里眉目传情还来得有劲。”辛修甫留神那台上的谢月亭，看他怎么对付那班恨不能一口吞了他的女人。怎么说，买票来看他戏的这些太太也好，小姐也好，是赏他的脸，是他的衣食父母，不好太冷落的。所以，他一面做他的戏，不甚兜揽她们那股过分的熱情。一面偶尔也回她们几个眼风，让她们不要对他失望。正经的戏子，大抵也就这样保持他的台缘；而稍稍心浮气躁一些，往往敌不住这样的诱惑，因为女人就是这样的脾性，越得不着，越想得，越得的少，越想得的多，便不肯善罢甘休。他很纳闷这个未经世事的谢月亭，竟能保持这种随随便便，不太经意的神态，十分难得，于是，那班心火中烧的女人，益发地坐不稳，立不宁，恨不能蹿到台上去和他亲热。

这时候，台上的谢月亭，已经做到“别妻被擒”一场，那一个抢背筋斗，也跌得十分圆稳。到底年轻，身上无一块赘肉，空翻过来，真是体姿优美，功夫到家。辛修甫是票过两天戏的，差一点没下海，也情不自禁地喝了一个亮彩，惹得大家回头看楼上包厢里的他。

“辛兄，你一向矜持，很少叫好的。”王小屏有点好奇。

“这个年轻人委实是块好料子，人好，戏好，台风好，怪不得那班没廉耻的女人，一心一意吊他的膀子。”

陈海秋也跟他开玩笑：“如果辛兄做了女人的话，怕也要——”

“别瞎说八道了，我见过的戏子多了，像这样把持得住自己的，还少见咧！”

王小屏和陈海秋不怎么赞同他的话语，一个哼了一声，“戏子就是戏子！”一个跟着搭腔：“婊子就是婊子！”

三

辛修甫不愿和两位再谈谢月亭，便说：“怎么隔壁二包里头的客人，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来呢？”

这两人光顾看台上的谢月亭，和楼上前座那些调他情的女人，真戏也好，假戏也好，戏中戏也好，看得兴起，竟未在意二包一直空空洞洞，无人进来就座，不是案目说客满，包厢都订走了么？可斜眼看去，那里面铺着台布，放着果品碟子，花插里还摆设着大把鲜花。

王小屏微微一笑：“我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的了，这个包厢一定是电报局总办宣观察的姨太，长包在这里的了。”

陈海秋不信：“今天是礼拜六，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没来？”

“你别性急，等会儿廉小福的戏出场，她自会来的。”王小屏的话犹未了，早听得一阵脚步声，只见一个案目领着一班大大小小的妇女，有说有笑地走进二包坐下，那脂粉香水的气息，竟飘到左右包厢里来。

辛修甫连忙望过去，一个年轻女子，由两个娘姨，两个大姐侍候着，在包厢前边落座。他想到应该是下午在张园看到的姚月仙；但也想到她不致过分张狂，已经从良嫁人，兴许会稍稍收敛而止步吧；但在大庭广众之中，却若无其事地与廉小福勾肩搭背，再看到那些捧谢月亭毫无顾忌的妇女，风气如此，不是她才有鬼。果然，她向他们三个轻轻点了一下头，意思说，没想到在这里又

见了面。

这时，戏台上，锣鼓声紧，已经敲了三通，大概是在等这个姚月仙。有人从台内走向台口，向场里楼上楼下扫了一周，显然把话传了进去，此人一在台前消失，廉小福的《长坂坡》便开场了。名角有名角的派头，戏园子对这类台柱也得让个三分，正如走红的信人，能大把赚钞票的时候，妓院里的老鸨，也是无事不依，无话不听的。至于那些嗓子倒了，再上不了台的戏子；容衰色弛，嫖客不再问津的婊子，就连一口冷茶，一碗剩饭，也不肯施舍的。辛修甫向这位邻座的已不是堂子里的人，而是人家人的姚月仙，略微举了举手，还竖起大拇指，表示钦佩必须她到场后才能开戏。那打扮得玉润珠明，花嫣柳媚的姚月仙，本是爱出风头的女人，经辛修甫一点透，更加一脸得意，左顾右盼，好不快活。

那陈海秋悄声对王小屏说：“按说她是什么都有了，有钱，有势，有地位，还偏要养一个戏子玩玩，偷来的锣鼓打不得，生怕满上海滩的人不知道。”

王小屏一笑了之：“女人这东西，好难说的。”

这时，廉小福穿着一身崭新的白缎绣甲，捻着一根短短的白蜡杆枪，英威雄武地走上台来，台容整齐，台步稳称，不但姚月仙目不转睛盯着廉小福，如醉如痴，楼上楼下的看客，眼光也都投向这位名角，不离不舍。俗话说，台下如虫，台上如龙，演员一上台后，就不是他自己了，全凭着一股天生自来的精神，只要与台下涌扑而来的人气相契相合，便挥洒得益发地淋漓尽致。廉小福一边走场，一边抬起头来，往两边包厢里头飞了一转，那送出去的猎艳眼神，透出一个吃惯了女人的戏子，那种老于此道的圆熟和滴水不漏，凡来捧他场的女人，哪怕只是一面之交，也在匆匆一瞥中令人心动地关照，而不相识但有点姿色气派的女人，也会流露出性挑逗的眼神，回眸一扫。辛修甫看到这里，便对刚刚